

儂本多情



HK人與事 余亦非

三月底回到香港，陰陰濕濕的微雨幾乎每天或早或晚來到維港兩岸「打卡」。早晨天色灰暗，略有涼意，駕車送孩子

上學後我也趕着去工作。車上收音機連續幾日都傳來舊歌，全是張國榮的名曲，原來他已經離世整整二十年了。

二〇〇三年四月一日，四十六歲享譽海內外，極富才華之巨星張國榮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。當時這突如其來的噩耗無疑是帶給了廣大歌迷一個沉重的打擊。眾所周知，張國榮先生是一位極其執著於專業藝術表演的流行歌曲界的大明星，也是華人世界文化藝術事業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。他的離世象徵着演藝界一顆璀璨耀眼的明星驟然墜落。

Leslie（張國榮的英文名）出道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，在某電視歌唱大賽中獲得亞軍而獲唱片公司青睞。初期出過中英文唱片各一張，但銷量不佳。直至八十年代初，香港著名填詞人鄭國江先生將當時山口百惠的一首日語金曲《道別的彼端》填上粵語歌詞，由Leslie主唱一炮而紅。接下來整個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甚至千禧年代，他的粵語金曲一首伴着一首，

《Monica》《當年情》《有誰共鳴》《不羈的風》《無心睡眠》《追》……把他的演藝事業推上巔峰。「哥哥」（張國榮的昵稱）歌而優則演，陸續出演了許多經典影視劇，諸如電視劇《浮生六劫》、《儂本多情》、《武林世家》，電影《鼓手》、《緣份》、《胭脂扣》、《霸王別姬》及《金枝玉葉》等，一九九一年憑王家衛執導的《阿飛正傳》獲得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。

送了孩子，車子還在快速公路上風馳電掣地駛去公司。車內收音機裏還在不停地播放着「哥哥」的首本名曲《儂本多情》，這也是我曾經最喜歡的一首歌。「哥哥」，張國榮肯定就是這樣一位多情的人。回想自己整個中學年代就是沉浸在「哥哥」、「校長」譚詠麟等歌手的首首粵語金曲中，那些歌曲百聽不厭，至今仍記得歌詞。有時突然會不期然在嘴邊或心中低聲淺唱，無論得意失意，順境逆勢總會給自己「默默向上游」的力量。有人說，如果你現在要寫一封信，給十年前、二十年前甚或三十年前的自己，你會與自己訴說什麼呢？

Hi，好久不見，一切都好吧。謝謝你，因為有了你當天的努力，我才能擁有今天的一切。謝謝你，因為有了你當天的經歷，我才能得到今天的回憶。

趁墟在巴黎



域外漫筆 黃秀蓮

趁墟這活動，中國農村古已有之。每隔若干天就有墟期，聚在一處買賣，那地方便成墟，《儒林外史》中〈范進中舉〉就寫范進抱住一隻雞去墟裏賣。人類發展模式可謂大同小異，民間供求自然衍行為買賣，巴黎至今仍有墟期。不論市區郊區都預留一片空地為墟，一到墟期，天還未亮，就架起金屬支架，撐起帳篷，蔬菜水果、豬牛羊雞、魚蝦生蠔帶子青口，果仁杏脯橄欖無花果，色色俱備。論新鮮或勝超市一籌，論價廉卻未可一概而論，這跟香港差不多了。

且看，羊腿雞脾橫陳，肉腸血腸（法國人甚愛）吊起，大塊鮮肉給繩子捆得結實，聞到肉腥，也恍

惚聞到肉香四溢，電動刀子不費勁就切得邊緣順滑，而胃腸暖了，心也暖融融了。十多隻大肥雞在壁櫥型烤爐的橫杆上轉，熱力和肉香並至。芝士圓墩墩厚實實，品種與發酵不同，各自散發香氣，塗麵包佐餐酒都交融。還有花卉盆栽、地毯、古董，更有維修古董傢具的攤子，嗯，沒有這些，也不似巴黎了。法國人、黑人、阿拉伯人，墟裏各賣各的。

我暗暗訝異，一個墟一個露天市集，居然弄得頗有樣兒。墟市既固定又不固定，相隔數天才一次，到了中午就收檔，萬一下雨就無法開檔，經營時間實在不長，因何規模那麼整飭？陳列櫃玻璃擦得亮亮的，肉類海鮮攤檔的底座都有冰櫃，熟食如西班牙海鮮炒飯也給爐火溫着，一切都給人整齊衛生的感覺。唯有整齊衛生，顧客才放心購買，亦是營商之道。即煮、保鮮、保暖，出動的種種裝置都非常重，偏偏要頻密地從此墟到那墟，想是借助於機械性的搬運工具了。資本雄厚的超市林立，流動的有牌小販能據地求生，一定有其實力。

出於懷舊情意結吧，加上露天購物有一種自在的情趣，墟市頗受歡迎。客舍一箭之地有墟市，那片空地立着銅鑄小噴泉，周圍種樹，三月的樹桠點點新綠。藍天下，樹影間，墟市燈火通明，我拉着手推車，用異鄉人的眼光從容瀏覽，靜觀地道民生。物價因俄烏衝突而騰貴，升幅可驚。小販跟顧客交易，言語眼神動作都互動，充滿人氣。趁墟吧，飲食文化跟人情世態於舊墟隱隱浮動。



▲巴黎的墟市。 作者供圖



問話煙雨 白頭翁

古墓中的燦爛文化

中國古墓中的文化，可謂源遠流長；沒有古墓文化，先秦文化如何書寫？

中華先秦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章當屬青銅器文化，現存世登記在冊的大約有三千多件，幾乎都經過盜墓者之手；海外流傳的青銅器珍品，皆出自古墓，也多經過盜墓者的盜挖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考古人員為了尋找失蹤的秦景公王陵，找了十年，幾乎把《史記》上記載秦景公王陵的靈山鑽了個遍，仍未找到，秦景公王陵到底「藏」在哪裏了？發現秦景公陵墓後，又用了整整十年時間發掘，那是一座地下宮殿、地下寶藏、地下歷史，二千五百年前的一景一幕俱現，雖然經過那麼多次盜墓，但仍然出土了數千件文物，尤其重要的是它填補了秦乃至二千五百年前西漢文化的多項空白；驗證了多項學術界、理論界、歷史學界爭執不下的難題。秦公一號大墓默默無言，卻雄辯難駁，它就是歷史。

《尚書》記言，《春秋》記事。

《尚書》是中華最早的書，其名原就叫《書》，成於公元前五世紀。《春秋》是中華第一部編年史，據說是孔子根據魯國史料親自編纂的。但歷史原因，環境原因，《尚書》《春秋》都曾散失、失落，後人都曾重編、新編、改編、偽編，而現在得以糾正和認定的，也是得益於「盜墓」。盜墓流出的「竹簡」「木檣」向世界公開了《尚書》《春秋》的原創。

一九八三年十月河北省平山縣的中山國古墓，經發掘，在一號大墓中出土了一塊神秘的、金銀鑲嵌的銅板地圖，其長為九十四厘米，寬為四十八厘米，厚為一厘米。經專家考證，此銅板地圖為戰國時期中山王建行陵園的平面設計圖，以圖對照實際的古中山王墓，竟然是比例一比五百的測繪圖。這不但不是中國，也是世界測繪史上的奇跡，它比古羅馬帝國的測繪地圖要早六百多年。

浙江浦江縣上山文化遺址，在二〇〇六年出土了一顆炭化稻米。據專家考證，此稻

米已距今大約一萬一千至八千五百餘年，且屬於馴化初級階段的原始栽培稻，這說明我們的祖先早在一萬多年前，就已經開始種植水稻。

曾列入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的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，早被盜墓人多次光臨過，後不得不由國家出面進行保護性發掘，出土文物達七萬餘件，其中有漢簡三萬五千枚。出土的漢簡中從皇帝的詔書、律令，使者的往來、使命，一直到工作調查，民情、民俗、民意、民生，簡直就是一座檔案庫、史料館，成為中國兩漢歷史上一份難得的歷史清單，填補了數十項歷史空白，也匡正了不少錯誤。難得的是，此遺址雖被盜多次，但竹簡完整無損。

司馬遷在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最後一節中寫道，荊軻之友高漸離乃世上擊筑之高手。秦始皇「惜其善擊筑，重赦之」，把他的眼睛薰瞎後，專令其擊筑。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，「復進行近，舉筑撲秦皇帝。」但

筑到底是一種什麼樂器？一九九三年湖南長沙「漁陽王后墓」被盜，在發掘中，出土了三件保存完好的筑，從此揭開了古樂器筑的真實面貌。筑身修長，為五弦，一端為長盒狀的空心共鳴箱，另一端有長長的手柄，演奏者需一手持握筑的手柄，一手拿竹片擊弦。高漸離正是在其一端空心共鳴箱中灌滿鉛，差一點就要了秦始皇的命。

一九七二年，山東臨沂出土了大量漢代竹簡，其中竟然有《孫子兵法》《孫臏兵法》，匡正了過去多年不少誤解、誤寫，重現中國兩部兵法大典真相，可謂彌足珍貴。盜墓人見是竹書，「秋毫無犯」。

江西南昌海昏侯劉賀的墓，僅漢竹簡就出土了五千多枚，其中有失傳八百多年的《齊論語》，還有極為珍貴的《論語》《易經》《孝敬》等堪稱瑰寶的經典歷史文獻。最讓我吃驚的是其中竟然有一套《六博棋譜》，當然盜墓賊認為竹簡不值錢，因此棄而不盜，卻給中華文化留下了瑰寶。

「立體」人行道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重慶南濱路現「立體」人行道，吸引市民打卡。據了解，該人行道通過不同顏色地磚交叉鋪設的方式，形成了3D立體效果。當人們俯視時便能看到「立體」的人行道，而行人走在上面卻和平路一樣。

香港中通社

青色清明



君子玉言 小 杳

一周之內，兩次發燒。測了新冠抗原，一道槓，看來不是「陽」了。身邊的人，病倒的不少，不知是季節性感冒，還是風傳的「甲流」。

從症狀來看，不比「新冠」好受，各種痛——嗓子痛，咽唾沫都要先鼓足全身勇氣，下一秒「吞刀片」；頭痛，彷彿從太陽穴到頭頂每根血管都在蹦突；渾身痛——筋骨酸痛，肌肉痛，哪兒都不對勁……體感因發燒忽冷忽熱，天氣因季節變幻忽冷忽熱——今天熱，明天冷；早晚冷，中午熱；室外風冷，室內悶熱……

若不是為了吃藥，懶懶地不想吃任何東西。就是卧倒狂睡，都市通勤生活，生病反倒成就了「睡到自然醒」的願望。

明明知道，窗外桃紅柳綠，黛青煙粉，正是賞花好時節。開車經過任何一條環線任何一個路段，都驚艷得下巴快掉下來。國家植物園、奧森公園那麼大的園子更不知花開成啥樣呢。花期不等人，好多花開後又悄悄把自己歸隱於樹樓，樓下的海棠紅了一周，嫩粉漸被淺綠代。

美好的花期太短暫，討厭的病程卻太漫長，家人接力似的一一中招，我更是兩次遭遇。拖拖拉拉，綿延差不多兩周，而幾年未回國的小寶好不容易回來，假期才三周。這場破病影響了狀態，影響了賞花，影響了心情，影響了計劃。讓我們無法盡情盡興地投入春天，無法帶着小寶吃遍各種新特風味。不管怎樣，帶上必理痛，強撐病體，趕清明節前帶小寶回老家訪親。

高鐵漸近江南，煙雨濛濛。田野各種調調的綠色，都是一個綠字，卻綠出了若干層次，翠青黛蒼，春色欲滴。心情狀態好了不少。

清明時節的吃食也春意盎然，比如青團。袁枚的《隨園食單》記載了青團的做法：「搗青草為汁，和粉作粉團，色如碧玉。」小寶一回來，點名要吃青團。一個北京孩子在上海讀過幾年書，對青團念念不忘。這個江南時令小吃，如今因網路通達，大江南北都可享受。家裏南北方血統在對

青團的認知上立馬涇渭分明，南方系共同認為鹹蛋黃肉鬆餡的最為經典，北方系還是豆沙派。

在老家，清明時令小吃與青團差不多，叫做艾餃。青團之「青」有多個來源——艾草、漿麥草、馬蘭頭……而艾餃，其色味均來自野生艾草。其外皮油綠如玉，帶有絲絲菜絮，如翡翠之紋；其口感略帶苦味，卻入喉清香，糯韌綿軟，味道纏繞舌尖久散不去。蘇軾這個風雅有趣的吃貨大仙有詩云「日暖桑麻光似潑，風來蒿艾氣如薰。」

艾餃也可算作食療。因艾草具有散寒祛濕的功能，清明前後陰雨濕冷，寒溫交替，食用艾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醒脾理氣、驅寒祛濕、升陽溫通的作用。故老人家民間有「清明吃艾餃，勿怕陣雨澆」之說。

清明前後，艾草萌生。路邊、田間、山坡一片茂盛青綠，採來艾草燙煮後切碎，揉和於糯米粉中，根據個人喜好，包出不同餡料艾餃，上鍋大火蒸熟。時令食品講究現吃現包，亦可蒸熟後短暫冷凍保存。

時令小食如花季稍縱即逝。可以想見，當時當令，里弄人家、大飯店小茶樓，均有艾餃為應時點心，各色餡料，各色精美包法手工，各美各味。一片碧綠，家家戶戶鋪滿春色。

根據餡料的不同，艾餃有甜鹹兩種。若灌注以手工炒製的天然黑芝麻

麻，則為甜艾，咬一口唇齒留香，甜而不膩；若添上鹹菜、豆腐乾、胡蘿蔔丁、筍乾丁以及新鮮的豬肉，則成鹹艾，清香撲鼻，肥而不膩。一口下去繽紛色澤映入眼簾，恍惚間以為莫不是咬了一整個春天？

老家的人，稱艾草為「艾」，似乎老人小孩、城裏鄉下，人人都識「艾」。姐姐帶我去賞油菜花，周邊不少人一邊賞春一邊採「艾」，連小孩都會一眼從百草叢中「慧眼識艾」。過去陪母親去大香林，母親一邊走一邊指着林間草叢，說這麼多「艾」，這是「艾」那是「艾」。隨着母親所指，我大致科普了一下「艾」的模樣，依稀印象「艾」長得就像涮火鍋常吃的茼蒿。

過去每當清明節回家看母親，母親都要自己做艾餃，艾草是親戚送來的，也有從街市或賣菜小販那裏買來的。「艾」燙熟後要切得細細的，鹹味艾餃的各種餡料也要剁得碎碎的，煮熟後放冰箱裏等我們回家吃，臨走前還裝上一袋帶上飛機。

高鐵離故鄉越來越近，春雨淅瀝。正感嘆田園綠意被千篇一律的高樓高橋割裂得斑駁陸離，車子一駛近老城，休眠的嗅覺倏然喚醒，病懨懨的胃口忽然有了一絲飢餓感。家鄉果然是一個神奇的物質，能盡快治癒這纏繞不休的破病的，或許只有老家的味道，江南的青色。



▲故鄉春色。

作者供圖